



**LITERARY
THEORETICS IN THIS ERA**

王元骧 著

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



10-14
W

**LITERARY
THEORETICS IN THIS ERA**

王元骧 著

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 / 王元骧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11

ISBN 7-308-03001-6

I. 文... II. 王... III. 文学理论—文集
IV.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6641 号

责任编辑 张节末

封面设计 张 磊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 38 号)

(网址: <http://www>

(E-mail: zupress@zhu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6.25

字 数 338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500

书 号 ISBN 7-308-03001-6/I·116

定 价 20.00 元





费希特说：人们将选择哪一
种哲学，这就要看他是哪一种人。
我看文学理论研究也是这样。

王元骧



本文集承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研究
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基金资助出版

目 录

“艺术掌握方式”之我见·····	(1)
艺术真实的系统考察·····	(27)
艺术的实践本性·····	(47)
立足反映论,超越反映论 ——兼谈我对苏联文艺学模式认识上的突破历程 ·····	(81)
试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95)
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发展的思考 ·····	(114)
创作与体验·····	(170)
再谈艺术的实践性问题 ——兼与俞兆平先生商讨 ·····	(200)
审美自由与人的解放 ——兼论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与革新 ·····	(212)
文学理论建设刍议·····	(230)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	(246)
论中西文论的对话与融合·····	(295)

2 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

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与浪漫主义

理论价值的重估 (321)

我所理解的反映论文艺观

——读朱立元先生《对反映论文艺观的历史反思》

所引发的一些思考 (346)

谈文学语言研究的出路 (374)

谈文学理论学科的性质以及文学观念和

方法等问题 (393)

审美教育与人格塑造 (410)

关于艺术活动论的思考 (430)

艺术生产论研究中值得展开的两个问题 (457)

实践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变革 (479)

后 记 (506)

“艺术掌握方式”之我见

一

马克思不但把艺术的一般本质界定为反映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时也指出了艺术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点：它是通过“艺术的”方式来掌握世界的。由于这个问题只是马克思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亦即理论思维方法的特点时，将它与其他掌握方式相比较时顺便提到，并没有开展具体的论述，以致直到今日文艺理论界对它的理解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深入探讨、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艺术的特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便于我们讨论开展，我想不妨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摘引如下：

2 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

……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

目前文艺理论界对于这段话的认识的分歧主要在于：马克思把与“理论的”掌握世界的方式相比较而谈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到底是与“理论的掌握”并列的三种方式，还是实际上只是一种方式？

在多数同志那里，“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是当作三种掌握世界的方式来理解的；但也有一些同志认为这三者实际上是属于同一类，即都可以归属“实践—精神的”方式，所以，马克思所谈的四种掌握方式实际上只是两类。这观点始于前苏联美学家涅多希文 1956 年所发表的《美学科学的对象》一文，他说：“马克思在这里把理论思维同他所称为‘实践精神’的意识形态区分开来，而艺术和宗教就属于这种意识形态。从实践、精神上把握世界，包括从审美上把握世界在内，其目的在于直接通过单一的现象来认识现实界，而这些现象的普遍形式的实质，是只有通过概念，即在理论上才能推断出来的。”这一观点后来不仅为前苏联，也为我国的不少理论家所接受，尽管他们对“实践—精神的”涵义的解释有所不同，但都主张它同时包括艺术的、宗教的方式。如发表于 60 年代初的朱光潜先生的《生产

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一文,就是“参考了涅多希文的论述”,把艺术纳入到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的,并明确地提出了“科学的理论性的掌握和艺术的实践性的掌握方式”这样的口号;认为艺术掌握和理论掌握方式的不同就在于它“重点在实践”,而“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实践”^①。在近十年来发表的有关艺术掌握方式的研究论文中,朱立元、董学文等同志也几乎都这样看。如朱立元同志认为:包括“艺术的”方式在内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与“理论的”方式的不同就在于,它“是一种实践性的精神生产,精神性的实践方式”,它与世界的关系“主要是实践性的,是在对世界认识基础上的一种能动的创造和改造”。所以,“它在思维行程上同理论(认识)方式正好相反:理论方式是由外向内,由客体进入主体意识,由外部世界变为主观认识,……而‘实践—精神的’方式则是由内向,由主体转向客体,把主体意志变为客观现实,……”^②董学文同志也认为:“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与艺术生产的关系十分密切”。艺术生产的具体过程集中体现了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所以,“从生产角度看,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同其他掌握方式,都是一种实践,……它也由实践主体通过劳动,改造一定的材料而造成一个新的实在物体”^③。

① 朱光潜:《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

② 朱立元:《再论“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思考与探索》,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③ 董学文:《马克思的“艺术生产”概念及其理论》,《文艺学的沉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4 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

上述观点作为说明艺术创造本身所具有的实践的性質，自然是正确的；但是把“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解释为只是一种“生产”活动，一种物质领域内的“创造”和“改造”活动，并进而把“艺术的”掌握方式都包括进去，我觉得就难以令人苟同了。这不仅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而且还可能导致否认艺术创作的认识性质和前提。这里，至少有这样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来进行研究。

首先，什么是“掌握世界的方式”？有的同志认为，“掌握”的主要意思就是“认识”或“反映”，所谓“掌握世界的方式”主要也就是“认识世界的样式”或“反映世界的形式”。这解释虽然笼统但也不能说完全不对，那么，有人要问：既然如此，马克思为什么不直接运用“认识”、“反映”，而偏偏从德国古典哲学里借用了“掌握”这一概念呢？这在我看来是因为“掌握”德文 *aneignent* 的本义是在精神上“获得”、“占有”的意思，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就是在思维中“扬弃了与对象之间的对立”“而把这一内容变为我的”^①，亦即在精神上使世界变为呈现在自己头脑中的形式。在这里，马克思不使用“认识”、“反映”而使用“掌握”，以我之见是为了强调它的实践基础，强调在与现实世界关系中，人的意识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而在实质上，与一般的“认识”和“反映”的含义并没有多少区别，它们的运动的途径都是一个从物质向精神、从客观外部事实向主观内部意识转变的过程。因而，它基本上应隶属于认识论研究的范围而不是实践论考察的领域。所谓“掌握世界的方式”，也无非就是在精神上以各种不同的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

途径去占有世界的方式,是无法直接引申出“由内向外、由主观向客观”这一结论的。否则,就偏离了我们所要研究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这一问题的性质。这我认为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时首先必须准确把握的。

其次,什么是“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涅多希文认为理论是以“普遍的形式”,“实践—精神的”则是“通过单一的现象来认识现实界”,这说法虽然并不确切,但侧重于从意识活动的视角来考虑问题这一基本思路我觉得还是可取的。因为既然马克思把“实践—精神的”当作一种掌握世界的方式,而“掌握”在这里指的又是一种精神活动,因此,这词组显然不是一个并列的结构,而应该是一个偏正的结构,主词毫无疑问应该是“精神的”;“实践”在这里所指的只不过是达到精神占有的前提和途径而已。朱光潜先生根据涅多希文的“二分说”,认为“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不同于科学理论的掌握方式,……除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分别以外,这里主要的分别还是理论认识与实践的分别”,从而得出“‘用艺术方式掌握世界’这句话可以理解为重点在实践,而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实践”。^①朱立元等同志在对“实践—精神的”方式的理解上与朱光潜先生略有区别,他认为所谓“实践—精神的”方式“既不是单纯的实践方式,也不同于一般的‘精神’(认识或理论)方式,而是合实践的和理论的掌握方式为一体的一种特殊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但是他所理解的“实践—精神的”双

① 朱光潜:《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

6 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

重含义是：“它首先是实践的方式，其次是精神的方式”，“是一种精神创造或精神生产的方式”，是“精神领域内幻想地（非现实地）‘创造世界’”的方式^①，所以重点还是落在“实践”上，只不过不是一般所指的物质领域内的实践；而是一种精神领域内的创造。但共同一点都是把一个本属认识反映领域内的问题当作实践领域内的问题，或者主要把它放在实践的领域内来进行讨论，我觉得是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所谈的“掌握方式”的原意的。

再次，宗教、艺术是否属于“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前面已经谈到，涅多希文和朱光潜先生都认为这三种掌握方式是属于同一类的，朱立元等同志还根据对“实践—精神的”是一个并列的词组的论断，认为这一掌握方式既有实践成分，又有精神成分，它最能“科学地概括了宗教、艺术的掌握方式的两重性，即实践性和认识性的特点”，因而得出宗教和艺术都应属于这一掌握方式^②。这我认为也是可以作进一步研究的。因为马克思提出“实践—精神的”方式明确表明这是就人对世界的掌握方式而不是掌握成果来谈的，而朱光潜先生等把宗教、艺术归之于“实践—精神的”，显然主要是就掌握成果而言，这样就离开了我们所要探讨问题的性质。当然，这两者是有一定内在联系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通过掌握的成果来推断掌握的方式。因而就掌握的成果来看，虽然对于艺术来说，它确实存在着一个

① 朱立元：《再论‘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思考与探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② 朱立元、张玉能：《论“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思考与探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把艺术家通过艺术掌握所得的审美意象加以物化,赋予它以一定的感性形式的过程,表明艺术掌握在一定程度上都带有实践的指向(这在第三节还要详细谈到);但对于宗教,我觉得就很难说得通了。主张把宗教归入“实践—精神的”方式领域的同志认为,从事宗教活动的人也像在艺术创作活动中那样,“也要以某种物质形式把自己对世界的虚构认识表现出来,……把自己所膜拜的神物化、形象化,修建各种神像寺庙供信徒朝拜”^①。这恐怕就不是宗教的本意所在了。因为宗教把神作为仰信的对象,是通过宗教徒的礼拜和祈祷在幻想中与神进行往来领悟神的教义的,这决定了任何宗教无不带有一种内省、思辨、冥想性质。所以,黑格尔认为“宗教的意识形式是观念,因为绝对离开艺术的客观性相而转到主体的内心生活,以主体方式呈现于观念,所以心胸和情绪,即内在的主体性,就成为基本的要素了”^②。正是因为如此,在欧洲中世纪,就曾就偶像崇拜问题,在基督教会内部几次发生过激烈的纷争。如公元506年,阿哥德宗教会议曾提出严禁在教堂绘制图画和设置神像,理由就是神是无法用形象来表现的,对上帝形象的描绘不仅不可能,而且必然导致神俗莫辨、亵渎神灵。后来由于教皇格里戈利认为,在教堂里,一般人光凭颂经所引起的宗教情绪总不及面对着画像时那样强烈,更何况不识字的群众不像读书人那样能从书本中领略教义,这才给神像的存在留下一席之地。

① 朱立元:《论“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思考与探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② 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2页。

8 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

地。至于在东正教之会里，破坏偶像运动竟持续了一百年之久。在754年君士但丁堡宗教会议里曾正式通过决议，说“基督在他的光荣化的人身中，虽然不是无形体的，却提升到超越感性事物的一切局限和缺陷，所以决不能通过人的艺术，按照一般人身体的类比，用形象把基督表现出来”，因此决议宣布：凡是用图形去表现基督和圣徒的人一律开除教籍^①。尽管后来基督教也利用艺术为宗教服务，但是圣像和图画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当作“供文盲用的圣经”。这表明宗教就其本意来说是追求内心领悟而拒斥感性形式的。所以施莱尔玛赫认为：宗教的本质既不是思想，也不是行动，而是直观和感情。形而上学试图说明宇宙，宗教则赋予宇宙以共同拥有的感情^②。这思想我认为是值得重视的。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或许还可以说宗教带有一定的实践的倾向，即宗教徒相信通过他们对神的礼拜与祈祷，可以祈求饶恕、消灾降福。但这完全是一种想象中的、虚构的实践关系，即黑格尔所认为的一种精神实践，与马克思所理解的作为外部的物质感性活动完全是两码事。所以，德国美学家汉斯·科赫根据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宗教是对世界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直接对立物”^③。既然这样，那又怎么可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被马克思纳入到“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范围之内？这也说明了涅多希文等人所主张的“二分说”是难以成

① 参看塔塔科维奇《中世纪美学》及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第五章。

② 古雷加：《德国古典哲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③ 科赫：《马克思主义和美学》，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310页。

立的。

二

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在本文开头所引的这段话中,马克思用来与“理论的”掌握方式相比较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并不只是一种,而是三种并列的掌握方式。而马克思把人与世界的精神关系之所以划分为这样四种,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黑格尔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既是对黑格尔思想的继承,又是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和补充。

众所周知,黑格尔把世界的本原看作是一种“理念”,世界就是“理念”异化的产物,“理念”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可以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这样三个阶段,而艺术、宗教、哲学就是“绝对精神”认识自身、实现自身、向自身回复的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一种直接的也就是感性的认识,……第二种形式是想象的(或表象)的意识,最后一种形式是绝对心灵的自由思考。”^①剥开黑格尔理论的那种神秘的、唯心主义的外衣,把头足倒置的理论再颠倒过来,我们就不难发现,他在这里所谈的实际上是三种掌握世界的方式。但是,由于他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局限,他把这三种掌握方式完全看作是“绝对理念”的自我意识,放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去进行考察,这样也就必然导致否定它们的现实基础和客观根源。而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我

① 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9页。

10 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

们研究的出发点不是理念,而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①,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的这种活动的产物。意识的东西尽管层次的高低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来源于客观现实中人的活动,都是从人的日常经验中分化、提升而来的。因此,“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是一种“现存实践的意识”,只是到了后来,意识才发展成为“和现存实践意识不同的东西,……摆脱世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②。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各种掌握方式的时候,不仅必须联系人的活动以及在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对象性的关系来进行考察,而且还应该把那种作为各种高层次的意识形态的基础的、与人的实践活动直接保持着紧密联系的“现存实践的意识”,即日常的经验性的意识,也作为基本的方式之一,纳入到人对世界精神掌握的大系统之中。因而马克思才在黑格尔所论的艺术的、宗教的、哲学的(按:亦即理论的、科学的)三种方式的基础之上,又提出了“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这样,就不仅坚持了认识活动中的唯物论的、辩证的和历史的统一的原则,而且也人对现实的精神关系作出了更为正确、全面而完整的概括。

如果这一认识还符合实际情况,并非出于我的主观臆断,在理论上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进一步来看看,马克思提出的这四种掌握方式到底各自有什么特点? 艺术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页。